

# 漢語非疑問用法疑問詞的句法位置及語義分析

史紅麗

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

## 提要

能夠“同現”的疑問詞對子不僅出現在 wh- 條件句中。新語料表明，“同現”的疑問詞對子既可以出現在“同指” wh- 條件句中，也可以出現在“異指” wh- 並列句、“互指” wh- 單句以及“疊指” wh- 單句之中。但其中只有“同指”疑問詞對子中的後項疑問詞能夠在保持原有解讀不變的情況下由同義代詞替代，非“同指”疑問詞對子則不可以。以上差異可能是由於語音輸出條件限制了表層句法表達導致 LF 邏輯式不得不出現多種解讀可能性而造成的。

## 關鍵詞

同現，疑問詞對子，漢語 wh- 句子

## 1. 引言

當漢語中的非疑問用法疑問詞“誰”和“什麼”出現在以下句法位置時，就會構成“同現”關係，例如：

- |                 |                   |
|-----------------|-------------------|
| (1) a. 誰教誰考。    | d. 你做什麼，我就吃什麼。    |
| b. 誰投資，誰管理，誰受益。 | e. 依法該定什麼罪，就定什麼罪。 |
| c. 誰想吃什麼，誰就吃什麼。 | f. 你不說什麼，我也知道是什麼。 |

以上處於論元位置的兩個或多個疑問詞會構成“同現”的句法關係，如充當主語論元的“誰”(1a-c)和充當賓語論元的“什麼”(1c-f)。“同現”是指句子中的前後兩項或多項疑問詞必須保持形態上的一致，不能被同義的代詞或其他疑問詞替代。<sup>1</sup> 伴隨句法上“同現”顯現的是“同指”語義關係。它是指，在上述所有句子中，後項疑問詞需要依賴前項疑問詞獲得指稱解讀，或者說前後項疑問詞需要指向一個共同的“所指”。

---

<sup>1</sup> 例(1c)中作主語的“誰”除外，因其後項疑問詞可以被代詞“他/她”替代。

國內外研究對此莫衷一是。國內研究多認為，“同現”的疑問詞對子應作“任指”解讀。更確切地說，前項疑問詞為任指性的，而後項疑問詞則是一個失去了“它的無定性的，實際上無異於一個有定的代詞”（呂叔湘 2017: 187）。將後項對前項的依賴解釋為有定性的無疑會造成難以統一地解釋原本在詞彙層面上相同的詞項。國外研究面臨相同的問題。如果反過來把疑問詞界定為非有定性名詞，又會導致不能合理解釋後項之於前項的依賴關係。這一矛盾目前在學界尚未得到充分解決。

本文另辟蹊徑。通過考查以往研究中未加注意過的語料，嘗試論證“同現”現象並不只存在於例（1）這樣具有“同指”關係的 wh- 條件句中，例如：

- (2) a. 誰是誰非。                      b. 誰好誰壞。                      c. 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  
 (3) a. 他們誰也離不開誰。            b. 咱們誰跟誰。                      c. 這都什麼跟什麼。

儘管例子（2）<sup>2</sup>和（3）<sup>3</sup>中的疑問詞對子在語義上並非“同指”，但照樣可以在句法上“同現”。實際上，（2a-c）中的前後項疑問詞表達了一種二元對立的、非此即彼指稱關係。再看（3a-c），它的疑問詞對子表達了一種互指的指稱關係。此外，還有第四種“同現”句子，例如：

- (4) a. 愛誰誰。                      b. 想咋地咋地。

與（2）和（3）的區別在於，例（4）中的疑問詞對子表達了“同指”語義關係。這點與（1）一致。但（4）中疑問詞所佔據的句法位置與（1）又不盡相同。

以上語料表明，句法上“同現”的疑問詞對子在指稱上不一定“同指”，見（2）、（3）；同時，即便“同現”又“同指”的疑問詞對子也不意味著它們在表層句法上的位置相同，見（1）和（4）。

本文認為以往研究多囿於 wh- 條件句中具有“同指”語義的“同現”疑問詞對子。實際上，“同現”的語法條件十分寬泛，它包括但不限於“同指”關係。Wh- 條件句很可能只是“同現”句中的一種類型。鑒於此，本文認為研究“廣義的同現”句更有利於解釋清楚 wh- 條件句的本質以及其與其他“同現”句的異同。

<sup>2</sup> 呂叔湘（2017: 117–118）將例（2a）中的疑問詞歸類為任指與虛指用法。但他也指出例（2）中的疑問詞是疑問和虛指的過渡形式。這種過渡形式有兩種：例（2）屬於第一種的間接疑問句構成的複句，另一種是疑問詞前面加“不知”的句子。

<sup>3</sup> 朱德熙（2017: 93）也將（3）中的疑問詞歸類為疑問詞的非疑問用法。

為了進一步支持本文的觀點，本文還根據呂叔湘（2017: 186）關於例（1）中“什麼……什麼”這樣的連鎖句只是在後期近代漢語中才發展出來的觀點，調查了近現代漢語語料，覆蓋了文學、歷史、法律等語域，採集了國內外大型中文語料庫與經典著述等渠道的語料。具體為：近代漢語語料，文學《水滸傳》、《茶館》；歷史《明實錄》（前1-8章）；現代漢語語料，文學《明朝那些事兒》；歷史《中國近代史》；法律《中國人民共和國刑法》。

本文研究結構如下。第一部分，旨在介紹四類“同現”句子，包括但不限於既“同指”又“同現”的wh-條件句。第二部分，橫向分析這四類“同現”句子的句法行為、語義解讀以及照應條件。重點指出“同指”是疑問詞對子中的後項疑問詞被同義代詞或其他疑問詞替換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條件。第三部分，根據已收集的近現代漢語語料中四種“同現”句做頻次分析，推斷出這幾類句子都屬於低頻使用的口語體句子類型。

## 2. 漢語“同現”句中疑問詞對子的句法允准及語義解讀

### 2.1. 四種“同現”句

#### 1) Wh- 條件句 (wh-conditionals)

學界關注最多的“同現”句就是wh-條件句，見例（1）。不同研究流派對wh-條件句有不同的命名，反映出各自的側重點。在國內大概有三種：一，疊用疑問詞構成的連鎖式句子（呂叔湘 2017: 121, 187）；二，代數字句子（王力 1985: 232）；三，前後照應句子（丁聲樹 1999: 165-166）。在國外大致有兩種：早期稱為光桿條件句（Cheng & Huang 1996: 127），後期稱為wh-條件句（Bruening & Tran 2006, Tsai 2015等）。

具體而言，疊用疑問詞連鎖句強調疑問詞必須成對出現並且構成連鎖結構；代數字句子指明疑問詞可以像代數變量X一樣被賦值；前後照應句子表明後項疑問詞之於前項疑問詞存在照應關係。不難看出，以上三個名稱實際上精確地描寫了wh-條件句的三個基本特徵。而國外最早由Cheng & Huang（1996: 127）提出的光桿條件句一說則反映了其第四個特徵，即先後小句為條件關係。條件關係是比連鎖關係更加精確的界定，也更符合實際情況。Cheng & Huang（1996: 127, 130）的初衷原本是通過“光桿條件句”區別於“如果條件句”和“都條件句”。之所以“光桿”是因為它的條件前件裏沒有顯性的連詞“如果”，並且其後件中也沒有顯性副詞“都”，儘管它允許條件標示語“就”選擇性出現。不過，由於“光桿條件句”概念早在Heim（1982）就已經提出，用於統稱那些條件後件中缺乏量化副詞、模態詞以及可能性表達的條件句（Herburger 2019: 131），為了避免混淆，近期研究更多地使用wh-條件句這一名稱。

本文支持把 wh- 條件句定義為條件句而不是並列句<sup>4</sup>的主張。原因如下。一，wh- 條件句符合漢語條件句的語法描寫。王力（1985: 59）指出，漢語條件句隸屬於複合句中的主從結構。條件式的主句與從句表達了一種條件關係，表示“此事必賴彼事而後實現、或不實現”……有時候，“在從屬部分裏加入‘若’‘要’‘倘或’等字，則‘假設’的意思更明顯些”（王力 1985: 59-60）。由此可見，wh- 條件句確實是沒有“如果”的條件句。二，前後小句間有依存關係，是向心結構不是離心結構。去掉其中任何一個小句，句子不合法。前項小句為條件前件，後項小句為條件後件，符合條件句“if P, then Q”的邏輯推導關係。

## 2) Wh- 並列句 (wh-coordinatives)

與（1）不同，例（2）屬於 wh- 並列句。原因如下。首先，（2）中的疑問詞對子不是“同指”關係。恰恰相反，其前後項疑問詞構成的對子分別指向兩個或兩類截然相反的“所指”，在語義上形成“對與錯、好與壞”的二元對立關係。其次，（2）在句法上是離心結構而不是向心結構，屬於並列句。其小句相對獨立，去掉其中一個小句，剩余的小句仍然合法。最後，例（2）表明，疑問詞對子是否“同現”與該句是否為條件句沒有必然的聯繫。

## 3) Wh- 互指單句 (wh-reciprocals)

與（1）和（2）不同，例（3）是 wh- 互指單句。原因如下。在指稱上，例（3）中表達了一種“非此即彼”的互指語義關係。這種“互指”受到語境變量的限制，即它能夠指向的指稱對象受到語境限制，是一種預先規定了指稱對象的“任指”。換言之，例（3）中的疑問詞也是任指性的，但這種任指是限定在一定範圍內的（丁聲樹 1999: 164-165）且隨語境而變化的。在句法上，其典型特點是句首強制性出現“我們／他們＋兩個”這樣的“複數代詞＋數量詞”結構，其作用在於限定句中兩個疑問詞的取值範圍。在語法上，例（3）中的疑問詞對子分別作句子的主語和賓語（丁聲樹 1999: 164），所以（3）是單句。最後，例（3）表明，“同現”的疑問詞對子不僅可以出現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小句中，見（1）和（2），它也可以出現在單句中。

## 4) Wh- 疊指單句 (wh-repetitives)

例（4）的情況更加複雜。在指稱上，（4）和（1）中的疑問詞對子都屬於“同指”。在句法上，（4）與（1）疑問詞所佔據的句法位置不同。但它與（3）又同為簡單句。相比之下，（4）與（2）的差距最大。例（4）實際上是一種省略句，它表達了“愛

<sup>4</sup> Cheung (2007: 155) 認為，漢語光桿條件句和 ATB (Across-the-Board) 結構一樣，都關乎並列結構。

是誰是誰”，見（4a），“（你）想怎麼樣（你）就怎麼樣”，見（4b）。在語義上，（4a-b）通過非間斷性疊用兩個相同的疑問詞，分別表達了“whoever”，“whatever”之意，即任指義。

綜上所述，以上四種類型的“同現”句說明，疑問詞對子是否能夠“同現”與其句子的句法結構無關，也與其指稱無關。

## 2.2. 同指“同現”句的句法語義條件

### 2.2.1. 漢語 wh- 條件句

#### 1) 漢語 wh- 條件句的語義解讀

目前，學界關於漢語 wh- 條件句中疑問詞對子的語義解讀問題大致有三種方案：統一為全稱解讀、存在解讀或者疑問解讀。相應地，不同解讀對於疑問詞對子的性質也有不同的認定。全稱解讀認為這類疑問詞對子是不定指成分；存在解讀認為其是定指成分；而疑問解讀認為其仍然屬於疑問用法疑問詞。不過，無論以上哪種解讀都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相當數量的反例和例外。

#### ① 全稱解讀之不定指成分

當漢語 wh- 條件句中的疑問詞對子作全稱解讀時，疑問詞作不定指名詞詞組。然而，根據 DRT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 理論框架，名詞詞組要麼遵守未悉條件 (the novelty condition)，要麼遵守已悉條件 (the familiarity condition) (Heim 1982: 298–230)，例如：

(5) 誰<sub>i</sub>先來，誰<sub>i</sub>先吃。

例（5）是 Cheng & Huang (1996) 的經典例句。如果（5）的疑問詞對子“誰”作全稱解讀且作不定指名詞的話，後項“誰”就違反了未悉條件。因為該條件要求會話中出現的每個新的不定指名詞詞組都不能與之前出現的任何名詞詞組同標。

#### ② 存在解讀之定指成分

但是，如果將例（5）作存在解讀，疑問詞對子“誰”就是定指成分。這就會違反已悉條件，因為該條件要求定指成分能夠在會話中找到回指的對象，顯然，（5）中的第一個疑問詞“誰”無法滿足這一條件。

鑒於此，學界不斷進行嘗試。但無論何種解釋都不能回避對疑問詞對子性質的界定。Huang (2018) 提出 PUS (Purified Unselective Binding)，將（5）中的疑問詞對

子默認為不定指成分；Chierchia (2000) 使用的 Disclosure Operator, Cheung (2007) 的 Sideward Movement, 以及 Crain & Luo (2011) 的 Identity Statements 都是將例 (5) 中的疑問詞對子定義為定指成分。然而, 無論哪種解釋都不能繞開本節開始提到的問題。近年來, 還出現了第三種解讀, 即把 (5) 中的疑問詞對子視為真正的疑問詞, 通過把非疑問疑問詞歸入疑問用法疑問詞以達到理論上的統一性。

### ③ 疑問解讀之疑問用法疑問詞

Hamblin sets (Li 2019: 138) 是例 (5) 作疑問解讀的理論支持。其優勢是不再區分定指與不定指成分, 而是將非疑問疑問詞統一並入到疑問用法疑問詞之中。但其劣勢也很明顯, 因為疑問解讀不能直接回答例 (5) 中疑問詞對子必須“同現”的問題 (Liu 2018: 150)。需要說明的是, 儘管疑問解讀可以通過問答對子推導出例 (5) 中疑問詞的“同現”現象, 但並不能直接回答促成疑問詞對子“同現”的根本原因。

#### 2) 漢語 wh- 條件句中疑問詞對子“同現”的句法允准

如果單純就“同現”現象而言, 我們會發現不僅疑問詞, 其他詞類也會有“同指”和“同現”的情況。實際上, 這是存在於不少詞類中的一種非常普遍的語法現象。抑或說, 同指的“同現”很可能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句法語義條件。例如:

- (6) 每個人<sub>i</sub> (都) 有每個人<sub>i</sub> 的想法。 (Pan 2019)  
 (7) 你<sub>i</sub> 管你<sub>i</sub>, 我<sub>j</sub> 管我<sub>j</sub>。  
 (8) (他是) 一個人<sub>i</sub> 唱一個人<sub>i</sub> 聽。  
 (9) 張三<sub>i</sub> 是張三<sub>i</sub>, 李四<sub>j</sub> 是李四<sub>j</sub>。

例 (6) 中同指“同現”的成分是全稱量詞“每個人”; 例 (7) 是作為定指成分的人稱代詞; 例 (8) 中的是數量 + 不定名詞詞組結構; 例 (9) 中的是專有名詞這樣典型的定指成分。

例 (6) – (9) 表明, 詞項對子的“同現”很可能與其詞性無關。正如例 (6) – (9) 所示, 無論是不定指成分、定指成分、數量名結構、還是非疑問疑問詞都有同指“同現”的情況。換言之, 例 (5) 中疑問詞對子的性質、指稱和句子的句法結構不能構成其是否同指“同現”的決定性允准條件。

#### 3) 漢語 wh- 條件句中疑問詞對子的後項疑問詞被代詞替代

有時候, 漢語 wh- 條件句中疑問詞對子的後項疑問詞可以被同義代詞替代, 例如:

- (10) 香山沒有兩片相同的紅葉, 如果誰找到了, 誰/他就是最幸福的人。

(Pan & Jiang 2015: 177)



(11) 上次誰沒講完，今天就由誰／他先開始。 (Lin 1996: 241)

例(10)和(11)為存在解讀提供了證據，但挑戰了全稱解讀。增加了統一解釋的難度。本文認為，(10)和(11)中的後項疑問詞之所以可以被代詞替代，可能是出於以下原因：

① “同指”為前提。

無疑，疑問詞可以被同義代詞替換的前提是先後項疑問詞必須是“同指”，它們需要指向一個共同的“所指”。後項疑問詞依賴於前項疑問詞，兩者有照應關係，後項只有通過前項才能實現其指稱，或說後項必須由前項賦值。這是例(5)與例(2)、(3)的本質區別所在。對於例(2)、(3)中的疑問詞對子並不同指的情況下，後項疑問詞的取值不受到前項的約束。

② 語境變量的限制。

一般來說，例(1)和例(5)既可作存在解讀也可作全稱解讀(Liu 2019: 258)。不過，要做統一的解釋必須二者擇其一，或統一為全稱解讀、或統一為存在解讀。本文認為，wh-條件句(5)首先應該做全稱解讀，因為句中的疑問詞對子優先做複數解讀，而不是單數解讀，例如：

- |                      |                       |
|----------------------|-----------------------|
| (5') a. (你們)誰先來，誰先吃。 | (5'') a. (*你)誰先來，誰先吃。 |
| b. (他們)誰先來，誰先吃。      | b. (*他／*她)誰先來，誰先吃。    |
| c. (我們)誰先來，誰先吃。      | c. (*我)誰先來，誰先吃。       |

語境變量限制了(5)的預設選項集合為複數而不是單數。(5'a-c)表明“誰”的預設選項必須是一個複數集，而不能是一個單數集，見(5''a-c)。換言之，儘管(5)中的“誰”可以是單數，但其預設的選項集必須是複數的。在預設選項集為複數的前提下，(5)中的“誰”可以實現為單數或者實現為複數解讀，視具體語境而定。但如果沒有語境變量的限制，例(5)的“誰”是抽象的，任指的，是全稱性解讀的。以上兩組證據表明，全稱解讀是優先解讀。

③ 條件前件與條件後件在句法結構上的對稱性。

這裏說的對稱性是指wh-條件句中前後兩個小句在句法結構上的對稱性。溫賓利(1998: 17)曾提出過一種直覺性的解釋，他認為越是短的句子越不容易有替代；而越是長的句子替代的可能性越大，但他沒有做進一步解釋。本文在比較了例(1)、(5)、(10)、(11)這類同指的“同現”句之後，有以下發現，例如：

(1') a. 誰教誰 / \* 他考。      (1'') a. 誰教，那就由誰 / 他考吧。

例 (1'a) 和 (1''a) 顯示，如果前後小句的句法結構嚴格對稱，如 (1'a)，就不允許後項疑問詞被代詞替代；但如果前後小句結構明顯不對稱，如 (1''a)，「誰」就被允准替換為「他」。按照 Pan & Jiang (2015: 165) 的觀點，這些新添加的成分有可能是允准語，允准 (1''a) 中疑問詞 / 代詞的替換發生。

④ 全稱解讀與存在解讀均發生在 LF (Logical Form) 層。

儘管最簡方案理論已經摒棄 SS 層與 LF 層這樣的表徵層。最簡方案路徑下的 LF 層研究目前在學界爭議較大 (Huang 2015: 6-7)。但這並不能完全否認 LF 層的合理之處。就本文的語料而言，例 (1) - (4) 中的疑問詞對子在 SS 層上都表現為「同現」，具有相同語音輸出形式；但其解讀層在 LF，疑問詞在 LF 取域；不同的取域導致了 (1) 解釋為「同指」關係，而 (2) 和 (3) 分別解釋為「異指」和「互指」關係。其二，(1c) 和 (1a-b)、(1d-f) 的差別也可解釋為是由在 LF 層的不同取域造成的。因為 (1c) 的取域和 (1) 其他句子不一樣，才造成 (1c) 後項疑問詞可以被代詞替代而其他句子的後項疑問詞不能被替代的情況。不過，疑問詞對子在 LF 層的取域具體條件還需要進一步論證。

綜上，漢語中部分 wh- 條件句的後項疑問詞可以被代詞替代的問題極其複雜，只有找到 LF 層取域的具體條件才有可能給出更清晰的解釋。

### 2.2.2. “疊指”的“同現”句

與 (1) 一樣，例 (4) 中的疑問詞對子也能“同指”。但 (4) 與 (1) 在其他方面有很大不同。如前所述，(4) 是一種省略句，而且早就語法化為凝固模式，不能還原為原有形式，如“愛是誰是誰”，“(你)想怎麼樣(你)就怎麼樣”等。它的後項疑問詞也不能被代詞替代，儘管它和 (1) 一樣表達了“同指”關係。

### 2.3. 非同指“同現”句的句法語義條件

#### 1) “異指”的“同現”句

與 (1c) 相比，例 (2a-c) 句中的後項疑問詞完全沒有被同義代詞替代的可能性。即便像 (1'') 一樣添加相應的允准語之後，仍不允許代詞替代情況發生。這與 (2) 的語義句法有關。語義上，例 (2) 前後小句各自指向不同集合，其成員的性質對立或相反，是強對比關係，後項疑問詞不能回指前項疑問詞。句法上，例 (2) 是並列句，其疑問詞的允准條件與例 (5) 不相同，或者是 LF 的取域不同。另外，如果採納存在解讀的理論，如 Liu (2019)，例 (2) 在具體語境中也可以實現全稱解讀或存在解讀。



## 2) “互指”的“同現”句

例(3)是wh-互指單句。前後兩個疑問詞分別作句子主語和賓語。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語疑問詞前面往往會有一個複數代詞+名量詞結構作為其並列主語，這個並列主語可以是顯性的，如(3c)中的“咱們”；也可以是隱形的，如(3'a)中的(他們兩個人)。

(3') a. (他們兩個人)誰也離不開誰。 (3'') c. (\*你)誰先來，誰先吃。

(3'a)和(3c)中的疑問詞對子“誰”只能由並列主語“兩個人”或“咱們”賦值。“誰”的指稱來自並列主語中的代詞+名量詞結構。通常，這裏作並列主語的代詞和名量詞必須是複數的。這與(5'a-c)中要求複數解讀為優先解讀是一致的。(3a-c)和(3'a)中的後項疑問詞也不能被同義代詞替代。因為後項疑問詞不能回指前項疑問詞，兩者實際上是互指，表達非此即彼的語義關係。

綜上所述，在異指、互指以及疊指的“同現”句中，其後項疑問詞都不能被同義代詞替代。這說明了“同指”是(1)實現後項疑問詞替換為代詞的關鍵條件。

## 3. 四種“同現”句的緣起與分佈

本文主要討論了漢語非疑問疑問詞“誰”和“什麼”。從詞源上，“誰”和“什麼”的疑問用法要早於其非疑問用法。“誰”作為疑問詞在先秦時期就很普遍，主要用於指人(趙克誠 1987: 114)，到了近代漢語時期，“誰”才出現了虛指、任指等新用法。現代漢語中表疑問的“什麼”產生於唐代(王力 2004: 340)。表任指(虛指的一種)的“什麼”在近代漢語中才大規模發展起來(呂叔湘 2017: 162)。“什麼……什麼”的句式則是後期近代漢語中發展出來的(呂叔湘 2017: 186)，例如：

(12) 愛什麼留下什麼。(《紅樓夢》28.29) (呂叔湘 2017: 186)

相比之下，“誰……誰”的句式出現的更早一些，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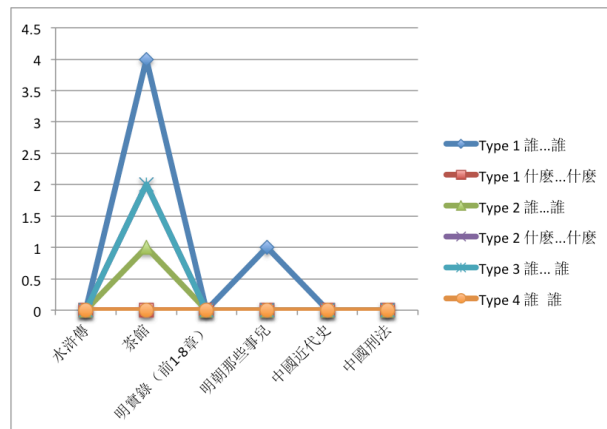
(13) 誰向山河轉，山河轉向誰。(《祖堂集》卷十七《芩和尚》a653頁)<sup>5</sup>

---

<sup>5</sup> 《祖堂集》撰寫於五代南唐保大十年。亦見《近代漢語語法》<https://www.docin.com/p-2026392407.html>。

參照以上時間線索以及 (12) 和 (13) 出現的最早時間，本文調查了上述四種“同現”句在近代漢語與現代漢語中的使用頻率與分佈特徵，借助 AntConc3.5.7 語料庫分析軟件，經詞頻檢索後，再將數據導入 excel 制圖，詞頻檢索結果見表 1。

表 1 近代漢語 & 現代漢語中四種“同現”句使用頻率圖



註：Type 1、2、3、4 分別對應例 (1)、(2)、(3)、(4)。

表 1 數據簡析，一，在現代漢語中，以上四種“同現”句子的使用頻率高於近代漢語；二，口語中的“同現”句的使用頻率高於書面語，如《茶館》中的“同現”句在數量上處於所有被考查的語料中的第一位；三，整體來看，由疑問詞“誰”、“什麼”構成的“同現”句在總體數量上使用頻率偏低，屬於低頻使用的句子類型。

#### 4. 結語

漢語 wh- 條件句中疑問詞對子的“同現”現象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熱點。根據新的語料，本文嘗試分析“同現”疑問詞對子的句法位置與語義解釋。在把“同現”視為一種普遍語法條件的前提下，本文發現能夠“同現”的句子並不止 wh- 條件句。根據其指稱關係的不同，本文將相關“同現”句分為“異指”、“互指”、“疊指”四個類型，與表“同指”的 wh- 條件句共同構成具有一定概括性的“同現”句子類型。經橫向比較這四類句子，本文還發現“同現”很可能與詞項對子的詞性、句子的句法結構以及指稱是否同指沒有必然聯繫。除疑問詞之外，數量名結構、定指成分、不定指成分都可能構成“同現”句中的詞項對子。並且，“同現”句並不局限於條件句，並列句、互指單句、疊用單句同樣可以構成“同現”句。最後，本文還調查了近現代漢語語料，發現這四種“同現”句屬於口語體的但低頻使用的句子類型。這類廣義的“同現”句子值得更進一步的詳細考查。

### 鳴謝

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寶貴意見。感謝第十一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研討會參會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文責自負。本文係中國政法大學跨學科研究生教育教改項目資助，項目號 KXXJGLX1908。

### 參考文獻

- Bruening, Benjamin & Thuan Tran. 2006. Wh-questions in Vietnam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4. 319–341.
- Cheng, L.-S. Lisa & C-T. James Huang. 1996. Two types of donkey sentenc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4. 121–163.
- Cheung, Chi-Hang Candice. 2007.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bare conditionals in Chinese. In E-Puig Waldmüller (ed.), *Proceedings of Sinn und Bedeutung 11*. 150–164. <https://ojs.ub.uni-konstanz.de/sub/index.php/sub/article/view/637/572> (accessed 21 March 2019).
- Chierchia, Gennaro. 2000. Chinese conditionals and the theory of conditional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9(1). 1–54.
- Crain, Stephen & Qiong-Peng Luo. 2011. Identity and definiteness in Chinese wh-conditionals. In Ingo Reich, Eva Horch & Dennis Pauly (eds.), *Proceedings of Sinn & Bedeutung 15*. 165–179. <https://ojs.ub.uni-konstanz.de/sub/index.php/sub/article/view/370/303> (accessed 15 March 2019).
- Ding, Shengshu (丁聲樹). 1999. *Xiandai Hanyu Yufa Jianghua* 現代漢語語法講話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Heim, Irene. 1982. *The semantics of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noun phrases*.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dissertation.
- Herburger, Elena. 2019. Bare conditionals in the red.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42. 131–175.
- Huang C.-T. James. 2015. Movement theory and constraints in syntax. In Neil J. Smelser & Paul B. Balte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14953–14959. Amsterdam: Elsevier Ltd.
- Huang C.-T. James. 2018. Analyticity and wh-conditionals as unselective binding par excell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t BLCU & International Forum on Frontiers in Linguistic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29–30 October.
- Li, Haoze. 2019. Deriving short answers from dynamicized Hamblin sets: Arguments from Mandarin wh-conditionals. In Katherine Blake, Forrest Davis, Kaelyn Lamp & Joseph Rhyne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9th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Conference (SALT 29)*. 138–158. <https://journals.linguisticsociety.org/proceedings/index.php/SALT/article/view/29.138/4250> (accessed 24 December 2019).
- Lin, Jo-Wang. 1996. *Polarity licensing and wh-phrase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dissertation.
- Liu, Mingming. 2018. *Varieties of alternatives: Focus particles and wh-expressions in Mandarin*.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 Liu, Mingming. 2019. Unifying universal and existential wh's in Mandarin. In Katherine Blake, Forrest Davis, Kaelyn Lamp & Joseph Rhyne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9th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 Theory Conference (SALT 29)*. 258–278. <https://journals.linguisticsociety.org/proceedings/index.php/SALT/article/view/29.258/4255> (accessed 24 December 2019).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2017. *Jindai Hanyu Zhishici* 近代漢語指代詞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Pan, Haihua. 2019. The semantics of Mandarin *dou* revisi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disciplinary Workshop on Logic, Language and Mean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21 April.
- Pan, Haihua & Yan Jiang. 2015. The bound variable hierarchy and donkey anaphora in Mandar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 159–192.
- Tsai, Cheng-Yu. 2015. *Towards a theory of Mandarin quantifi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Wang, Li (王力). 1985. *Zhongguo Xiandai Yufa* 中國現代語法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Wang, Li (王力). 2004. *Hanyu Shigao* 漢語史稿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中華書局.
- Wen, Binli (溫賓利). 1998. “Shenme...shenme ju”: Yizhong guanxi jiegou “什麼……什麼句”：一種關係結構 *Xiandai Waiyu* 現代外語 4. 1–17.
- Zhao, Kecheng (趙克誠). 1987. *Jindai Hanyu Yufa* 近代漢語語法 Xi'an: Shaan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The Syntactic Positions and Semantics of Non-interrogative Wh-items in Mandarin Chinese

Hongli Shi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matching requirement for the paired wh-items is not limited to wh-conditionals in Chinese. As new data reveals, pairs of identical wh-items can be found in wh-coordinative sentences, wh-reciprocal sentences as well as wh-repetitive sentences, which differ only in reference from wh-conditionals. Among all the above constructions, while the consequent wh-item in wh-conditionals may be replaced by a semantically equivalent pronoun, it is not allowed in all the others constructions, indicating some Spell-out condition might constrain the syntax which force its semantic interpretations have to occur at LF.

## Keywords

co-occurrence, paired wh-items, Chinese wh-sentences

通訊地址：北京 海澱區 中國政法大學 外國語學院

電郵地址：hongli\_shi77@126.com

收稿日期：2019年4月1日

接受日期：2020年1月8日